

蘇
詞
彙
評

四川文藝出版社
曾棗莊主編

前言

以東坡詞爲代表的豪放詞，在北宋中葉的形成不是偶然的。它是當時國內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銳化的產物，是蘇軾少年得志，坎坷一生的產物，也是詞自中唐產生以來長期發展的產物。北宋中葉內外矛盾的激化，已不允許「奮厲有當世志」的蘇軾，像宋初太平宰相晏殊那樣雍容典雅，「一曲新詞酒一杯」了，也不可能再像潦倒放蕩的柳永那樣「偎紅倚翠」，「淺斟低唱」了。而蘇軾一生坎坷不平的複雜經歷，也爲他創作豪放詞提供了廣闊的生活基礎。但是，如果沒有詞自中唐以來的長期發展，蘇軾要創立豪放詞也是不可能的。

清人劉熙載說：「太白《憶秦娥》，聲情悲壯；晚唐五代，惟趨婉麗；至東坡始能復古。後世論詞者或轉以東坡爲變調，不知晚唐五代乃變調也。」（《藝概·詞曲概》）這話是頗有道理的。詞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，走了一個「之」字路，來了一個否定之否定。

詞在中唐初興的時候，因爲來自民間，雖然形式短小，還不成熟，但內容還比較廣泛，格調也較清新。其中有聲情悲壯的「傷別」，如傳說李白所作的《憶秦娥》；有輕鬆愉快的漁歌，如張志和的《漁歌子》；有雄渾曠遠的邊塞風光，如韋應物的《調笑令》；有情景交融的江南風光，如

白居易的《憶江南》。這時的詞並非專寫兒女情長。

詞言情，詞爲艷科，是在晚唐，特別是五代，經過封建文人的所謂「提高」之後。這時，詞的內容越來越狹窄，幾乎到了專寫女人風姿的地步，格調越來越低下，充滿了寄情聲色的脂粉氣，語言越來越華艷，剪翠裁紅，鋪金綴玉，着重雕飾。晚唐的溫庭筠，五代的「花間詞」，就是這種詞風的代表，被稱爲婉約詞。一時間，它似乎成了詞的正宗。

宋初的詞基本上承襲了晚唐五代「綺麗香澤」，「綢繆婉轉」的風氣，直至蘇軾以前沒有根本轉變。但蘇軾以前的詞人也爲蘇軾創立豪放詞創造了條件。一是經過他們的努力，使詞這種形式日趨成熟，他們陸續創造了很多成功的詞調，使蘇軾能夠運用自如。二是他們中的一些人，對詞的題材、內容也作了一些開拓工作，如李煜以詞抒寫亡國的悲痛，范仲淹以詞抒寫蒼涼悲壯的邊塞生活。特別是柳永以詞抒寫個人的懷才不遇（如《鶴沖天》）、羈旅離情（如《雨霖鈴》）和城市繁華（如《望海潮》），無論在內容上和形式上，都好像把婉約詞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。

物極必反，蘇軾在前人成就的基礎上另辟蹊徑，創立了詞風迥然不同的豪放詞，把似乎「不可復加」的以柳永爲代表的婉約詞遠遠地拋到了後面。正如胡寅所說：柳永「掩衆製而盡其妙，好之者以爲不可復加；及眉山蘇軾，一洗香羅綺澤之態，擺脫綢繆婉轉之度，使人登高望遠，舉首高歌，而逸懷浩氣，超然乎塵垢之外。于是《花間》爲自隸（奴僕），而柳氏爲與臺（奴隸）矣。」（《酒邊集後序》）

蘇軾是自覺地要在柳詞之外別樹一幟。蘇門四學士之一的秦觀作《滿庭芳》詞，其中有「銷魂，當此際，香囊暗解，羅帶輕分。漫贏得青樓，薄幸名存」語。秦觀自會稽入京見蘇軾，蘇軾對秦觀表示不滿說：「不意別後，公卻學柳七作詞！」秦觀回答道：「某雖不學，亦不如是。」蘇軾反問道：「『銷魂，當此際』，非柳七語乎？」（《高齋詩話》）由此可見，蘇軾不願其門人寫柳永式的艷詞。

他在《與鮮于子駿書》中說：「近卻頗作小詞，雖無柳七郎風味，亦自是一家。呵呵，數日前，獵于郊外，所獲頗多。作得一闕，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，吹笛擊鼓以爲節，頗壯觀也。」這封信寫于熙寧八年密州任上，信中所說「作得一闕」即指著名的《江城子·密州出獵》，這是一首典型的豪放詞，是蘇軾本人豪放詞風形成的重要標志。李清照的《詞論》，強調詞「別是一家」，詞要寫得來與詩不同；蘇軾強調他的詞「自是一家」，寫得來與北宋前期把婉約詞發展到登峰造極的柳永不同。這「自是一家」顯然就是他在《答陳季常書》中所說的豪放一家。柳七郎的詞是寫給酒筵上的歌女唱的，蘇軾的詞卻是供「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，吹笛擊鼓以爲節」。蘇軾在黃州作《哨遍》，「使家僮歌之，時相從于東坡，釋耒而和之，扣牛角而爲之節」，並感到「不亦樂乎」。這就難怪幕士說他的詞「須關西大漢」演唱，人以爲譏，他卻「爲之絕倒」。過去的詞多以婉麗爲美，他卻以自己的詞「頗壯觀」自豪。這封信無可置疑地證明蘇軾創作豪放詞並非偶爾心血來潮，而是相當自覺的，蘇、秦論詞的故事，即使是後人杜撰，但其觀點至少與這封並非杜撰的書信是

一致的。

豪放詞與婉約詞有什麼不同？蘇軾有一趣事頗能說明這個問題。蘇軾曾問一位善歌的幕士：「我詞何如柳七（柳永）？」幕士回答說：「柳郎中詞，只合十七八女郎，執紅牙板，歌『楊柳岸，曉風殘月』；學士詞，須關西大漢，銅琵琶，鐵綽板，唱『大江東去』。」（俞文豹《吹劍錄》）蘇軾聽後，笑得前翻後仰。這位「善歌」的幕士，用非常形象的語言，道出了以柳永為代表的婉約詞和以蘇軾為代表的豪放詞的不同特點，婉約詞香而軟，豪放詞粗而豪。

在蘇軾看來，詞就是「古人長短句詩」。（見蘇軾《與蔡景繁書》。其《答陳季常書》亦云：「又惠新詞，句句警拔，詩人之雄，非小詞也。」）無論贊頌或譏刺蘇詞的人都說蘇軾「以詩為詞」；「退之以文為詩，子瞻以詩為詞」（陳師道《後山詩話》），「少游（秦觀）詩似小詞，先生（蘇軾）小詞似詩」（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前集卷四二引《王直方詩話》），東坡詞「皆句讀不葺之詩耳」（李清照《詞論》）。所謂蘇軾「以詩為詞」究竟是什麼意思呢？從內容方面看，主要是指蘇軾大大擴大了詞的題材。詩的內容幾乎是無所不包的，東坡詞的內容也幾乎是無所不包的。他以詞的形式記游詠物，懷古傷今，歌頌祖國的山川景物，描繪樸實的農村風光，抒發個人的豪情與苦悶，刻畫各階層的人物。在他的筆下，有「雄姿英發，羽扇綸巾」的豪傑（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）；有「帕首腰刀」的「投筆將軍」（《南鄉子》）；「旌旆滿江湖」；有「垂白杖藜抬醉眼」的老叟，也有「旋抹紅妝看使君，三三五五棘籬門，相挨踏破蒨羅裙」的農村少女群像（《浣溪沙·

徐門石潭謝雨》。蘇軾的詞確實做到了「無事不可入，無意不可言」（劉熙載《藝概·詞曲概》）。

歷代文人往往只以詩的形式來抒寫自己的理想、懷抱、志趣，而詞似乎是不能登這大雅之堂的。但蘇軾打破了「詩言志，詞言情」的傳統藩籬，到了他的手里，詞也可以言志了。他經常用詞抒寫他那激昂排宕、不可一世的氣概和壯志難酬、仕途多艱的煩惱，充滿了理想同現實的矛盾。蘇軾的《江城子·密州出獵》抒發了渴望馳騁疆場，為國立功的豪情，《水調歌頭·丙辰中秋》抒發了「我欲乘風歸去，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」，既希望回到朝廷，又怕朝廷難處的矛盾心情，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更充滿了美妙的理想同可悲的現實的矛盾。他希望像「千古風流人物」，三國時的「多少豪傑」，特別是像「公瑾當年」那樣，建立功名；但是，可悲的現實卻是「早生華髮」，一事無成，反被貶官黃州。全詞無論是狀景寫人，還是懷古傷今，都寫得來蒼涼悲壯，慷慨激昂，是豪放詞的代表作。

蘇軾在詞的發展史上的主要貢獻是創立了豪放詞，但他並不排斥婉約詞，在現存三百五十餘首東坡詞中，真正堪稱豪放詞的並不多，東坡詞的絕大多數仍屬婉約詞。他在《答陳季常書》中說：「豪放太過，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。」

蘇軾對柳永詞風是不滿的，決心另闢蹊徑。但蘇軾不滿柳詞，並非不滿婉約詞，而是不滿柳詞中的淫詞艷語。柳永也有一些格調較高的作品，蘇軾卻十分推崇。柳永的《八聲甘州》無疑是婉約詞的代表作，蘇軾認為其中的「漸霜風淒緊，關河冷落，殘照當樓」等語，「不減唐人高處」。

蘇軾也不要求自己的門人走自己的路，蘇門四學士之一的秦觀，詞風就與蘇軾迥然不同，顯然是婉約詞的名家，秦觀的「多少蓬萊舊事，空回首，煙靄紛紛」就為東坡所激賞，取其首句，稱秦觀為「山抹微雲君」。秦觀去世時，蘇軾感慨道：「少游已矣，雖萬人何贖。」（《魏慶之詞話·秦少游》）由此可見，蘇軾並不因為自己另創豪放詞，就貶低婉約詞。

相反，就藝術水平看，蘇軾不僅豪放詞寫得好，他的婉約詞也不亞于任何婉約詞人。王士禛評蘇軾《蝶戀花》（花褪殘紅青杏小）說：「恐柳屯田緣情綺靡未必能過。孰謂彼但解『大江東去』耶？」（《花草蒙拾》）張炎認為蘇軾《水龍吟》（「似花還似非花」）等詞，「周（邦彥）秦（觀）諸人所不能到。」（張炎《詞源》）陳廷焯也說：「東坡詞寓意高遠，運筆空靈，措語忠厚，其獨到處，美成（周邦彥）、白石（姜夔）亦不能到。」（《白雨齋詞話》）柳永、秦觀、周邦彥、姜夔均是南北宋婉約詞的名家，蘇軾某些以婉約見長的詞，不但不遜于他們，而且時有過之。

有些論者往往只看到蘇軾對豪放詞形成的巨大作用，而忽視了他對婉約詞發展的影響。其實，不僅辛棄疾等豪放派詞人深受蘇軾的影響，姜夔等婉約派詞人也深受蘇軾影響。在蘇軾以前詠物詞不多，蘇軾成功地創作了一些詠物詞，其後姜夔等人大量創作詠物詞，這與蘇軾的影響，顯然是分不開的。因此，無論就蘇軾婉約詞的數量、質量還是就它對後世的影響看，蘇軾對婉約詞的發展都不容忽視。

蘇軾對詞的革新除創立了豪放詞，發展了婉約詞以外，還在于他使詞擺脫了附屬於音樂的地

位，使詞發展成爲獨立的抒情詩。

劉熙載的《藝概·詞曲概》指出：「樂歌，古以詩，近代以詞。如《關雎》、《鹿鳴》，皆聲出于言也，詞則言出于聲矣。故詞，聲學也。」這段話闡明了詩、詞與音樂的關係：古代以詩爲樂歌，唐宋則以詞爲樂歌，古代的樂歌是「聲出于言」，即按詞譜曲；唐宋的樂歌是「言出于聲」，即按譜填詞，「故詞，聲學也」，詞是附屬於音樂的。

蘇軾作詞雖然也遵守詞律，但他又敢于不受詞律束縛。貶抑蘇詞的人常說它「不入腔」，「不協律」，是「句讀不葺之詩」。蘇軾自己也說：「平生不善唱曲，故間有不入腔處。」（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後集卷二六）所謂「不善唱曲」，並非不能唱曲。據晁以道說，哲宗紹聖初「與東坡別于汴上，東坡酒酣，自歌《陽關曲》」（《歷代詩餘》卷一一五）。這是講的「自歌」。蘇軾貶黃州期間，作《臨江僊·夜歸臨皋》，「與客大歌數過而散」（《葉夢得《避暑錄話》）。顯然，蘇軾是參與了「大歌」的。

所謂「間有不入腔處」，說明他的詞一般還是入腔的，只是偶爾不入腔。偶爾不入腔，並非因爲不懂音律所造成。相反，許多材料證明蘇軾是精通音律的。例如，太常博士沈遵作《醉翁操》，節奏疏宕，音指華暢，知琴者以爲絕倫，但有其聲而無其詞。歐陽修曾爲之作詞，可惜「與琴聲不合」。後來蘇軾爲《醉翁操》重新填詞，音韻諧婉。鄭文焯說：「讀此詞，髣髴之深于律可知。」（《東坡樂府箋》卷二）再如，蘇軾知定州，宴席間有人唱《戚氏》，「調美而詞不典」。蘇軾爲之

重新填詞，「使歌妓再歌之，隨其聲填寫，歌竟篇就，才點定五六字而已」（吳曾《能改齋漫錄》）。這不僅說明蘇軾文思敏捷，而且也說明他精通音律。以上兩例都是倚聲填詞。

此外，蘇軾還常常改詞以就律。他在《哨遍》中說，陶淵明賦《歸去來辭》，「有其詞而無其聲」，他就把陶詞「稍加櫟括（改寫），使就聲律」。蘇軾還曾「取退之詩（指韓愈的《聽穎師彈琴》）稍加櫟括，以就聲律。」（《東坡樂府箋》卷二《水調歌頭》「昵昵兒女語」）若不懂音律，就不可能改詞以就律。

蘇軾既通音律，為什麼他的詞又「間有不入腔處」呢？這是因為蘇軾歷來主張文貴自然，不願以聲律害意。正如陸游所說：「公非不能歌，但豪放，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耳。」（《歷代詩餘》卷一一五）或如晁補之所說：「居士詞橫放傑出，自是曲中縛不住者。」（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後集卷三）蘇軾的「不喜剪裁以就聲律」，在當時雖然遭到很多非議，連蘇門六君子之一的陳師道都說：「子瞻以詩爲詞，如教坊雷大使之舞，雖極天下之工，要非本色。」（《後山詩話》）但是，從詞的發展史看，卻使詞逐漸發展成爲一種獨立的新的抒情詩體。特別是在詞譜失傳之後，更只能走蘇軾之路，一直到現在仍爲詞家所採用。

正因為蘇詞頗富創新，故爲歷代文學愛好者所喜愛。但從研究角度看，前人對蘇詞的研究遠遠落後于對蘇詩的研究。從宋代起，蘇詩就既有分類注（舊題王十朋《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》，又有編年注（施元之、顧景繁《注東坡先生詩》）。清人更是評注蘇詩成風，如查慎行《補注

東坡先生編年詩》、紀昀評《蘇文忠公詩集》、翁方綱《蘇詩補注》、馮應榴《蘇文忠詩合注》、王文誥《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》等等。而蘇詞注本，長期以來就只有傅幹《注坡詞》的鈔本傳世，而且鈔本也甚少，直至1993年巴蜀書社出版了劉尚榮整理的《傅幹注坡詞》，此書才易見。此外雖有南宋顧景繁的《補注東坡長短句》（見陳鵠《耆舊續聞》卷二）、元人孫鎮的《東坡樂府注》（見《元遺山文集》卷三六《東坡樂府集選》引、黃虞稷《千頃堂書目》卷三二），但均早已失傳。但近數十年來，對蘇詞的整理研究取得較多的成果，有龍榆生的《東坡樂府箋》、鄭向恆《東坡樂府校訂箋注》、唐玲玲《東坡樂府編年箋注》、薛瑞生《東坡詞編年箋證》。這些書的功夫是在為蘇詞編年、箋注，重點不在收集蘇詞資料。而為研究蘇詞，確實需要全面掌握前人對蘇詞的評論。本書目的，在於為蘇詞研究者和蘇詞愛好者提供盡可能全的有關蘇詞的資料，以省大家的翻檢之勞。章學誠《文史通義》卷五《詩話》云：「詩話之源，本于鍾嶸《詩品》。然考之經傳，如云：『為此詩者，其知道乎？』又云：『未之思也，何遠之有？』此論詩而及事也。又如『吉甫作誦，穆如清風』，『其詩孔碩，其風肆好』，此論詩而及辭也。事有是非，辭有工拙，觸類旁通，啓發實多。」「論詩而及事」偏重于背景資料，「論詩而及辭」偏重于評論資料。二者對研讀詩、詞、文都是很重要的。故本書雖名之曰《蘇詞彙評》，但所收不限于評論資料，有關背景資料也一併收錄。有一則資料評及數首蘇詞者，短者在各首之下皆收。過長者，則涉及各篇之評語重收，所舉詞則僅收該篇。不作參見，以免讀者前後翻檢。有的資料，層層相因，後出而全無新意者不收。因蘇詞字

數不多，故即使沒有資料的原作也一併收錄，以使讀者有一部完整的蘇詞。所收蘇詞原文文字，以《全宋詞》中的《蘇軾詞》為準，編排則按詞牌略作調整。不涉及單篇而泛論蘇詞者，皆附于單篇作品之後，作為附錄一，謂之《蘇詞總評》。蘇軾對詞的看法，想必對理解蘇詞亦很有用。故把蘇軾論詞的詩文及詩話、筆記中蘇軾論及他人詞的記載也予以收錄，作為附錄二，謂之《東坡論詞》。因詞多數無題，詞序有的又頗長，詞牌又多重複，為便檢索，故書末附《蘇詞首句索引》，作為附錄三。本書目的雖在于盡可能全地彙總有關蘇詞的資料，但限于見聞，遺漏一定很多，容後續補。

本書的臺灣版，我曾請本所的刁忠民先生審讀過，兩種索引是本所沈治宏先生為我代作，這次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大陸版，又由本所吳洪澤先生重新審讀一遍，改正了臺灣版的一些錯誤；本所的王蓉貴先生為此書排版付出了不少勞動；先後參與錄入、校對此書的還有不少人，特此一並表示謝意。

蘇詞篇評

水龍吟

昔謝自然欲過海求師蓬萊，至海中，或謂自然：「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，不可到。天台有司馬子微，身居赤城，名在絳闕，可往從之。」自然乃還，受道于子微，白日仙去。子微著《坐忘論》七篇，《樞》一篇，年百餘，將終，謂弟子曰：「吾居玉峰，東望蓬萊，嘗有真靈降焉。今爲東海青童所召。」乃蟬蛻而去。其後李太白作《大鵬賦》云：「嘗見子微于江陵，謂余有仙風道骨，可與神游八極之表。」元豐七年冬，余過臨淮，而湛然先生梁公在焉。童顏清澈，如二三十許人，然人亦有自少見之者。善吹鐵笛，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。乃作《水龍吟》一首，記子微、太白之事，倚其聲而歌之。

古來雲海茫茫，道山絳闕知何處。人間自有，赤城居士，龍蟠鳳舉。清淨無爲，坐忘遺照，八篇奇語。向玉霄東望，蓬萊晝靄，有雲駕、驂風馭。行盡九州四海，笑紛紛、落花飛絮。臨

江一見，謫仙風采，無言心許。八表神遊，浩然相對，酒酣箕踞。待垂天賦就，騎鯨路穩，約相將去。

邵博《邵氏聞見後錄》卷一六：又序「昔謝自然欲過海求師，或謂蓬萊隔弱水三萬里，不可到。天台有司馬子微，身居赤城，名在絳闕，可往從之。自然可，還受道于子微，白曰仙去。」按子微以開元十五年死于王屋山，自然生于大曆五年，至貞元十年仙去，是子微死四十三年，自然始生。乃云「自然受道于子微」，亦誤矣。「東坡信天下後世者，寧有誤邪？」予應之曰：「東坡累誤千百，尚信天下後世也。」童子曰：「有是言，凡學者之誤亦許矣。」予曰：「爾非東坡，奈何？」

水龍吟

詠笛材。時太守閻丘公顯已致仕，居姑蘇。後房懿卿者甚有才色，因賦此詞。

楚山修竹如雲，異材秀出千林表。龍鬚半翦，鳳膺微漲，玉肌勻繞。木落淮南，雨晴雲夢，月明風嫋。自中郎不見，桓伊去後，知孤負、秋多少。聞道嶺南太守，後堂深、綠珠嬌小。綺窗學弄，《梁州》初遍，《霓裳》未了。嚼徵含宮，泛商流羽，一聲雲杪。爲使君洗盡，蠻風瘴雨，

作《霜天曉》。

《孔氏談苑》：朝士趙昶有兩婢善吹笛，知滕州日，以丹硃遺子瞻，子瞻以蘄笛報之，并有一曲，其詞甚美，云：「木落淮南，雨晴雲夢，日斜風裊。」又云：「自桓伊不見，中郎去後，知孤負秋多少。」斷章云：「爲君洗盡，蠻風瘴雨，作《霜天曉》。」昶曰：「子瞻罵我矣。」昶，南雄州人，意謂子瞻以蠻風譏之。

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後集卷二六：苕溪漁隱曰：《後山詩話》謂「退之以文爲詩，子瞻以詩爲詞，如教坊雷大使之舞，雖極天下之工，要非本色。」余謂後山之言過矣，子瞻佳詞最多，「楚山修竹如雲，異材秀出千林表」（詠笛詞），（略）凡此十餘詞，皆絕去筆墨畦徑間，直造古人不到處，真可使人一唱而三歎。若謂以詩爲詞，是大不然。子瞻自言「平生不善唱曲，故有不入腔處」，非盡如此。後山乃比之教坊司雷大使舞，是何每況愈下？蓋其謬耳。

傅藻《東坡紀年錄》：（熙寧八年乙卯）贈晦之吹簫侍兒，作《水龍吟》。

龔明之《中吳紀聞》卷五：閻丘孝終字公顯，東坡謫黃州時，公爲太守，與之往來甚密，未幾，掛其冠而歸，與諸名人爲九老之會。東坡過蘇必見之，今蘇集有詩詞二篇，皆爲公作也。公後房有懿卿者，頗具才色，詩詞俱及之。東坡嘗云：「蘇州有二丘，不到虎邱，即到閻丘。」

曾敏行《獨醒雜志》卷三：東坡《水龍吟》笛詞，高雲翔云：「後之箋釋者，獨謂「楚山修竹

如雲」，是蘄州出笛竹；至「異林秀出千林表」之語，不知是東坡叙取材法也。凡竹，林生，後長者必過前竹，其不能過者，多死。一林內特一竹可材，或伐取數十百竿，錯亂終不可識。蔡邕仰視柯亭屋椽得奇材，不待如此求之，而邕後無至鑒，獨有此法可求耳。」

張端義《貴耳集》卷下：東坡《水龍吟》笛詞，八字謚。「楚山修竹如雲，異材秀出千林表」，此笛之質也；「龍鬚半翦，鳳膺微漲，玉肌勻繞」，此笛之狀也；「木落淮南，雨晴雲夢，月明風嫋」，此笛之時也；「自中郎不見，將軍去後，知辜負秋多少」，此笛之事也；「聞道嶺南太守，後堂深，綠珠嬌小」，此笛之人也；「綺窗學弄，《涼州》初試，《霓裳》未了」，此笛之曲也；「嚼徵含宮，泛商流羽，一聲雲杪」，此笛之音也；「爲使君洗盡蠻煙瘴雨，作《霜天曉》」，此笛之功也。五音已用其四，乏一「角」字，「霜天曉」歇後一「角」字。

《拙軒詞話·李詩蘇詞》：李義山《錦瑟》詩云：「錦瑟無端五十弦（略）。」讀此詩俱不曉。蘇文忠公云：「此出《古今樂志》。錦瑟之爲器也，其弦五十，其柱如之。其聲也，適怨清和。考李詩「莊生曉夢迷蝴蝶」，適也。「望帝春心託杜鵑」，怨也。「滄海月明珠有淚」，清也。「藍田日暖玉生煙」，和也。」孫仲益爲錫山費茂和說蘇文忠公《水龍吟》，曲盡詠笛之妙。其詞曰：「楚山修竹如雲，異材秀出千林表」，笛之地也。「龍鬚半翦，鳳膺微漲，綠肌勻繞」，笛之材也。「木落淮南，雨晴雲夢，月明風嫋」，笛之時也。「自中郎不見，桓伊去後，知辜負，秋多少」，笛之怨也。「聞道嶺南太守，後堂深，綠珠嬌小」，笛之人也。綺窗學弄，《涼州》初遍，《霓裳》未老」，笛之

曲也。「嚼徵含宮，泛商流羽，一聲雲杪」，笛之聲也。「爲使君洗盡，蠻煙瘴雨，作《霜天曉》，笛之功也。予恐仲益用蘇文忠讀《錦瑟》詩，以釋《水龍吟》耳。

張炎《詞源》卷下《雜論》：東坡詞如《水龍吟》詠楊花，詠聞笛，又如《過秦樓》、《洞仙歌》、《卜算子》等作，皆清麗舒徐，高出人表。

黃昇《唐宋諸賢絕妙詞選》卷二：太守閻丘公顯致仕，居姑蘇，公飲其家，出後房佐酒。有懿卿者，善吹笛，公因賦此以贈（略）。

《草堂詩餘》卷五楊慎評：結在嶺南太守上，妙。

又沈際飛評：笛製取良幹，首存一節，間留纖枝翦而束之，節以下若膺處則微漲，而全體皆須白淨，「龍鬚」三句善狀。五十餘字堪與《馬賦》并傳，修語清遠，馬似不逮。用許多故事，不爲事用。結嶺南太守上，妙。

《類編草堂詩餘》卷四李星垣評：玉骨冰心，千秋絕調，「霜天曉」隱角字，與上徵宮商羽合。楊慎《詞品》卷三《東坡詠吹笛》：嶺南太守閻邱公顯致仕，居姑蘇，東坡每過必留連。坡嘗言，過姑蘇不游虎邱，不謁閻邱，乃二欠事。其重之如此。一日出其後房佐酒，有懿卿者，善吹笛，坡作《水龍吟》贈之，「楚山修竹如雲」是也。詞見《草堂詩餘》，而不知其事，故著之。

沈雄《古今詞話·詞辨》上卷《水龍吟》：《鶴林玉露》曰：閻丘太守致仕居姑蘇，東坡過之，必流連信宿。常自言，不游虎邱，不謁閻丘，乃二欠事。一日，出後房善吹笛者名懿卿佐酒，東

坡作《水龍吟》，詠笛材以遺之。

先著、程洪《詞潔輯評》卷五：非無字面蕪累處，然豐骨畢竟超凡。玉田云「清麗舒徐」，未敢輕議也。

王文誥《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》卷一一：（熙寧七年甲寅五月）贈懿卿，作《水龍吟》。按：傅藻《東坡紀年錄》繫此詞于熙寧八年，誤，當以《總案》爲是。

黃氏《蓼園詞評·水龍吟（楚山修竹如雲）》：石崇妾綠珠，善笛。

水龍吟

次韻章質夫楊花詞

似花還似非花，也無人惜從教墜。拋家傍路，思量卻是，無情有思。縈損柔腸，困酣嬌眼，欲開還閉。夢隨風萬里，尋郎去處，又還被、鶯呼起。不恨此花飛盡，恨西園、落紅難綴。曉來雨過，遺蹤何在，一池萍碎。春色三分，二分塵土，一分流水。細看來，不是楊花，點點是離人淚。

章棻《水龍吟》：燕忙鶯懶花殘，正堤上，柳花飄墜。輕飛點畫青林，誰道全無才思。閒趁遊絲，靜臨深院，日長門閉。傍珠簾散漫，垂垂欲下，依前被，風扶起。蘭帳玉人睡覺，怪春